



Silhouette

诗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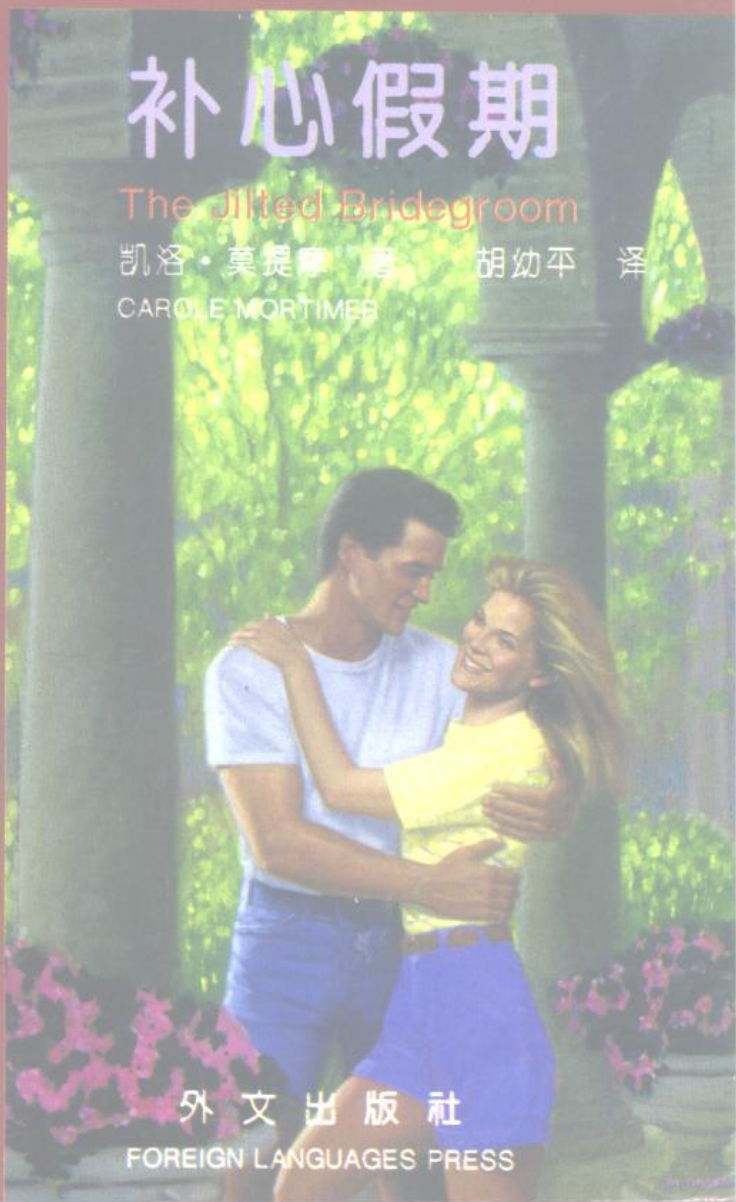
爱不释手系列

补心假期

The Jilted Bridegroom

凯洛·莫提摩 著 胡幼平 译

CAROLE MORTIMER



外 文 出 版 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爱不释手系列之五

补心假期

THE JILED BRIDEGROOM

作者:Carole Mortimer

凯洛·莫提摩 (英国)

译者:胡幼平



William

外文出版社

(京)新登字 13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补心假期/(英)凯洛·莫提摩著;胡幼平译.
—北京:外文出版社,1995
(禾林罗曼史丛书·爱不释手系列;五)
ISBN 7-119-01726-8

I. 补… II. ①凯… ②胡…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4823 号

(本书获得加拿大禾林图书公司的版权许可)

补心假期

凯洛·莫提摩 (Carole Mortimer) 著

胡幼平 译

责任编辑 贾先锋

*

外文出版社出版

(中国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1995 年(36 开)第一版

1996 年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ISBN 7-119-01726-8/I·368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95-130

定价:5.80 元

1996年1月出版

补心假期

The Jilted Bridegroom

DP 16 6

出版日期：1996 年 1 月

原著：凯洛·莫提摩 (Carole Mortimer)

译者：胡幼平

责任编辑：贾先锋

外文出版社推广发行部独家发行

外文出版社与禾林图书公司合作出版

外文出版社：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Silhouette, 诗露, 及 Couple Device 商标为加拿大商禾林图书有限公司注册所有。

非经著作权人同意, 任何人不得重制、抄袭或转载本书全部或部分内容, 或有其他侵权行为。

本书情节、人物皆属虚构, 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

著作权所有 翻印必究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under arrangement with
Harlequin Enterprises BV

主要人物

魏赛兰：金发碧眼的美丽英国护士，敢爱敢恨，曾因介入别人的婚姻而受打击。

牟立夫：英国名记者，高大英俊，在结婚礼堂上被教鸽子。

傅克莉：赛兰母亲的好友，自私、浅薄，既非负责任的母亲，又非体贴的妻子。

傅罗杰：傅家男主人，克莉之夫，尽力做好先生及父亲的角色。

傅本恩：傅家长子，单恋赛兰。

傅莎丽：傅家长女，骄纵任性。

梅薇琴：法国南部别墅的女主人。

罗西蒙：与赛兰有绯闻的有妇之夫。

桑黛拉：牟立夫的未婚妻，在结婚当天毁约而不露面。

情海迷航

魏赛兰

心在爱情风暴中
碎入新的水域 无风
失去了方向也没有行程
冥冥之中就这么相逢

同在无边的情海迷航
何不两心相系同行
驶入我的港
在你的湾中

一、名人避风头

一件男人衬衫丢在门口。

一条裤子脱在通往卧室的走道。

黑袜子一只在客房门口，一只扔在卧室。

旁边浴室门外则有一件——

魏赛兰循着这些衣物一路走来，眼前的浴室门突然打开，把她吓了一跳。等她瞧见站在门口的男人赤条条地只用一条毛巾围着臀部时，更是杏眼圆睁。牟立夫显然刚刚淋完浴，一头黑发还淌着水，另一条擦头发的毛巾则搭在颈上。

赛兰忍不住盯着他瞧。他晒得一身古铜肤色，胸前和毛巾遮住的部位都有黑压压的大片茸毛。身材英挺，宽肩窄臀，小腹肌肉结实，腿上的水因为还没擦干，腿毛都粘在皮肤上。

赛兰的眼光很快巡弋回男人冷酷的脸，长得可真是帅，尽管他明显摆出对她闯入的不悦和不解。

对自己处在这种境地，她也不高兴，但那是另一回事！

那是一张棱角分明、粗线条的脸，一双褐色的眼睛充满一副阅历丰富、却玩世不恭的神

情。鼻梁坚挺，虽然没有在笑，但眼尾和性感的嘴角都有很深的笑纹。颇具魅力的下巴中间凹陷，现在正以傲慢的角度高抬着。

“你是谁？”她用英语诘问——在情急之下，她早把法文抛诸脑后，再说，用英文可以虚张不少声势。

“别管我是谁。”他竟然和她一样说英语！
“你在这里做什么？”

她在这里做啥？这里是梅薇琴在法国南部小村壮艾希布的别墅。这是栋一层楼的建筑，舒适的休闲室、厨房和三间卧室，围绕在小花园四周。园里木架上垂挂着一盆盆芬芳的花朵，从休闲室可俯瞰游泳池和美丽的花园。

就赛兰了解，现在应该是没有人在这儿的，薇琴几天前就离开这儿，到伦敦度周末，参加她弟弟的婚礼，然后要到南安普顿参加邮轮旅游。

看她迟迟不答腔，男人眯眼扫视房内四周，吁口气说：“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东西短少了，不过你最好把口袋里的东西拿出来给我检查，以防万一。”他显然对眼前的景象不悦。

赛兰这回才意识到他是怎么看她的!“我不是小偷!”她愤怒地辩护着;如果说这里有人闯入,那个人应该就是他!

“不是?”他以怀疑的神情嘲问:“我可想不到你还有别的理由会出现在这栋别墅里。”

“你真的想不出?”她愤怒还击。

来到这里,即使没有和这一个举止宛如屋主的闯入者打交道,已够让她生气了。赛兰很确定那人不是屋主,因为寡居的薇琴并没有叫别人来,是赛兰母亲的朋友傅克莉女士最先要赛兰来的。

她拿起一直握在手上的彩色水罐,用挑战的语气问道:“你想这是做什么用的?”

他两道黑眉一扬,嘲弄地说:“武器?”

“是塑胶水罐噯!”赛兰嗤之以鼻。

“哼,大概不是武器吧,至少不是很有用的那种。”他继续讽刺。

对付像他这样有力的人当然什么都没用。她已按捺不住,眼泛绿光,气得大吼:“我告诉你,我不是小偷。”

真的,她只是来这里想把事情做完就走;这

人耽误了她。

“那么，你拿着这东西在屋子四周走来走去，是在干什么？”他仍然对她的动机存疑。

赛兰更不耐了，接受讯问的根本不该是她呀。在她裤子口袋里，有这栋别墅唯一的钥匙，那是薇琴临出门前交给她的。

但这人显然已经登堂入室，而她看不出有强力闯入的遗迹象。因此，她只有接受一件事实：他可能也有一把钥匙，是别人给他的。如果他恰巧是薇琴的朋友，她可不好下逐客令。而且，如果他拒绝，她可没法赶他走，因为他比她高大多了。

“怎么样？”看她久久不语，他催促着。虽然只围着条毛巾，他看来仍显得高大有力。

她使一个白眼：“你穿这些不冷啊？”和一个几乎全裸的陌生人说话，总觉得不对劲。即使对方似乎一点也不在乎。

“一点也不冷。”他甚至故意挑逗性地把毛巾又往下拉了些，然后扬扬眉：“这样会让你不高兴吗？”

“一点也不会，”她冷冷作答。这种半裸男

人，她上周早看多了；只不过这回她是单独面对这种人，而他又只松垮垮地围着一条毛巾。

他耸耸肩，放柔声调说：“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你来这里做什么？”

“这还用我说？”她指指手上的水罐。看到手仍在微微发抖，她感到生气。出乎意料地碰到这种傲慢男人，令她不由自主地发抖。

“喔！确实是。”他优雅地踱进卧室：“它告诉我，你对塑胶水罐情有独钟。”他现在离得非常近了，近得赛兰可以闻到他沐浴后的体味和淡淡的古龙水香味。

赛兰本能地后退一步，顾不得这会显得胆怯。她只有一百六十公分高，只及他的肩膀。穿着紧身短裤和绿色宽衬衫，整个人显得很瘦。在五月的太阳天，她未施脂粉，一脸素净，一头金色长发由于在太阳下晒久了，更是金得发亮。她用一根绿色丝带系在头顶，带来一丝凉意。

被这男人用一双金色眼睛打量，她暗自后悔穿得像是十多岁少女般的随便。已经二十三岁了，她可不是小女生。

不过，话说回来，大热天在这法国南部风景如画的村庄，不这样穿的话，又该穿什么？

“它告诉你……”她对自己和他都没耐性了。她竟然会在意这个看来危险的陌生人是怎么看她的外貌。

危险？

的确，他是危险。她慢慢承认这点。不过，不是暴力方面的危险。他颇有威仪，眼神冷酷，看得出来，在必要时他会很残酷。

她挑明了说：“它告诉你，我是来这儿浇花的。”

她可不喜欢做这差事，她是和傅克莉一家人来度假的，结果受托来替薇琴浇花，活像个佣人。

“噢。”他深深点头，好像刚刚才想到。“为什么？”他问。

这也正是过去五天来她一直自问的问题！薇琴是傅克莉的朋友，不是她的，但是克莉要她来浇花可一点也不觉得过意不去。她和傅家一起来度假，主要是卖母亲的面子，帮母亲朋友的忙。但她可没想到又会来帮傅克莉一个刚

刚才认识不久的邻居，而且是做她自己根本不想做的这种琐碎的事。

“这样植物才不会枯死啊！”她顶回去，倒不是生他的气，不过他若是要问这种愚蠢的问题，她的嘴可不会饶人。

“啊！”他又点点头：“我知道了。”一副仍然不甚相信的样子。

“真的吗？”赛兰嘲弄地问。

“不。”他装出可怜的表情，像个困惑的小男孩。

她不耐烦地闭上嘴，一点也不因他的表情而上当，这人极聪明，这点她很确定。她讽刺地说：“这很简单啊！梅太太不在家，我来看看这别墅有没有人闯进来，并且给植物浇浇水。”

他故示钦佩：“你真好，替薇琴做这些事。”

“也不尽然。”赛兰冷淡地回答。

他把眉毛一扬：“不尽然？”

“对，”她苦笑。傅克莉才认识邻居不久，薇琴就飞去英国。这实在很讽刺：她们老远来到法国南部度一个月假，但才来几天，薇琴就出远门搭邮轮去游览加勒比海小岛。

克莉和先生傅罗杰、以及三个孩子——十八岁的本恩，十六岁的莎丽，和九岁的史帝——是来度假的。由于克莉刚在医院动完小手术，怕没法照顾史帝，便拜托赛兰同行帮忙。担任护士的赛兰虽然也在度假，不过一来自己没打算远行，再来卖母亲一个面子，便同意和傅家同行。

由于多年没和母亲同住，赛兰对母亲的朋友傅家人知之不详。不过从过去十天来的相处，她倒真希望当初留在家里，按照原定计划，利用假期把她的公寓好好装潢一番。

打从她们抵达这里，她就忙这忙那，做的事远超过当初约定的只照顾小史帝。当克莉要赛兰来帮忙整理薇琴的别墅，因为薇琴放佣人三周假，忘了植物需要照顾的事时，赛兰益发感到受辱。

今天只是她第二次到这来，就碰上这档事。不过，眼前这人在几分钟前叫出薇琴的名字，至少证实他跟她相熟。除非是自己不小心说溜了嘴？没有，她确定刚才没有说出薇琴的名字，她对她并没有熟到可以直呼其名的地步。另外，这

男人也是英国人，这也不像是巧合。

“我就住在山边那栋别墅，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她情急之下冒出一句。

他走到窗前，探头遥望林木间那栋乳白色别墅的粉红屋顶，腰上的毛巾在他弯身时又下滑了些。他转过身，把毛巾系好，做个鬼脸，嘲讽地说：“又是一户游手好闲的有钱人？”

她瘪瘪嘴说：“我做事的那家或许是，但我可绝不是。我是来这里照顾九岁小孩史帝的。”不过，打从她来到这里，她也兼做主厨和杂役！傅家不只需要一位临时保姆，也需要一名厨子和女佣，而她正好派上用场！她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受亲情支配，跑来帮妈妈所谓的朋友了。

“这么说，你是保姆了，小姐贵姓？”他以询问的眼神看着她。

“我叫魏赛兰，我什么也不是，我其实是护士，来这儿度假的。至少我原本是来度假的。”她又冷冷地说：“我已回答你的问题，现在该你回答我的问题了。”虽然这个房间所有植物都已浇过水，但她无意继续浇其他地方的植物。

她很清楚自己处境危险——独自一人面对一个半裸的男子。不过她决定不轻举妄动，尤其不能显示出丝毫紧张，她以镇定的口吻问：“你是谁？到这来干嘛？”

“我叫牟立夫，”他礼貌地伸出手，“别名立愤，不过跟我不熟的人都叫我立夫。”他又做个鬼脸：“薇琴就叫我立夫。”

她本能地握住他伸来的手，待发现对方忘了放开她的手而她竟没注意到时，感到好窘。

她皱皱眉：“梅太太没说过在她出门期间会有人来这儿住。”她耸耸肩接着说：“事实上，我就是因为这样，才被叫来这里，因为没有人来。”

立夫笑了，他凝视她那张映照金光的可爱脸庞时，眼神现出暖意。“那是因为薇琴不知道我要来，我自己也是直到昨天才知道。”他又做个鬼脸。

赛兰好奇地看着他：“昨天发生什么事了？”

他自嘲地一耸肩，轻描淡写地说：“我感到需要休息。”

“但是——牟立夫！”她突然想到这个名字，两眼睁得好大：“你不就是那个专写调查报道的